



阿 英

錢牧風裝幀

MG
I 2467
440

阿 英

古有成作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3 2173 7761 7

I 阿 英

II 軍 用 票

III 陷 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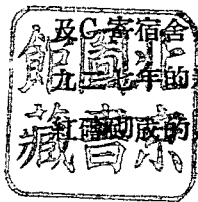
阿 英

阿 英

(一)

“阿英走了!”

我聽得了這個報告，和聽得了T里的C寄宿舍倒塌了的報告一樣的驚訝。因為阿英做T里C寄宿舍的茶房，已經半年有奇，差不多我搬進C寄宿舍一個月後她便來的，她和C寄宿舍結了這麼深的關係，她服務又這麼的勤，這麼的忠，令人一提



及C寄宿舍，便會聯想到她。T里的C寄宿舍是一九七九年新建的建築物，牆雖薄，自底至頂，都是用紅磚砌成的，非有意外的大變故，像大地震或火災

(南)

之類，決沒有倒塌的可能。阿英之於C 寄宿舍，彷彿是牠的永久的附屬物，像牠的一板牆，一條柱，不能分開的。然而現在終於分開了，阿英不知跑到那兒去了，C 寄宿舍却還巋然存在，我那得不驚訝呢？

“阿英走了！”

我聽得了這個報告，我又和聽得了別一個報告“阿英死了！”一樣的起了一種幻漠的悲哀，而且比聽得了C寄宿舍的老板的第二個二歲的兒子死了的消息，還覺得可惜些。在過去每當下午三四點鐘C寄宿舍較為空閒的時候，老板C先生常自賬房裏拿出留聲機來，在客廳內唱粵曲片。老板的大兒子站在一張矮凳上諦聽，看見唱完了，便馬上把唱針輕輕移開，把停盤掣抹好；老板婆（老板的夫人）躺在沙發上很舒適地看守丈夫和兒子的玩耍；阿英呢，却也坐在椅子上聽留聲機，散散心。這樣的情景，我曾看見過許多許多次，我覺得是很諧一的。我有時會想：C先生如果得C夫人的允准，娶阿

英做小老婆，那就和紅樓夢上的賈璉得到了鳳姐爲妻，同時又得到了平兒爲妾一樣的美滿了，固然 C 夫人或者具備有鳳姐的姍姍，阿英能否像平兒的和順，我却是不敢担保的。然而，我腦筋裏，不知如何總深深印上了阿英是 C 先生家庭的一員的印象，同時留存有阿英是應該得到好的收場的感想。如今 C 先生的家庭的一員——得力的一員又是應該得到好收場的女子走了，一去不復返了，我不期然而然地起了一種幻漠的悲哀。

誠然，C 先生前兩三個月曾死掉了一個第二個的二歲的兒子，他和他的夫人都曾爲他的病兩三天廢寢忘食，死了以後，又悲傷得和死了父親或母親一般。但是我知道他的第二個兒子，彷彿是受有胎毒的，臉上頸上都有爛瘡，我曾親眼瞧見過。他們倆又曾對我說，他生來便多病瘦弱的。我早知道他是不能長成的了。所以他的殤逝，我並不覺得怎麼可惜——這是我從理性上得來的直覺，他們做父母的情感上的直覺固然覺得是很可惜的一

一固然他是他們的愛子，是他們的家庭的真正的一員，然而他的目前重要，並不能和阿英相比。他是不能幫助他們的，而且還要重累他們的；阿英却是幫助他們很得力的，能够以寶貴的勞力給他們榨取的。兒子死了，可以再生一個，阿英走了，恐怕永遠請不到和阿英一樣肯吃苦肯奔走的女子，C寄宿舍的營業要受相當的打擊罷？這就是阿英走了，其實際的可惜程度，對於 C 先生，我覺得是厲害於死了第二個小兒子的緣故。

(二)

阿英初來 C 寄宿舍的時候，我和友人 H 君正在樓下黑漆漆的洗臉處洗臉。樓板上面十六枝光電燈的微弱的光，把經過洗臉處跑進廁所的阿英的背影照射給我們：短小的身材，剪掉的頭髮，身穿格子花布大襟衫，剛遮過膝部的黑布短褲，黑白相間的長剛及膝的花襪，青帆布的橡皮底鞋，舉步輕捷，年紀約摸二十三歲。我有些驚訝：爲什麼一個

女子這麼年輕便來當茶房呢？我的朋友也對我說：

“這個新來的有種外江風味，大概是外江人，不是廣東人罷？”

“是的，這個女子有種外江風味，行動，舉止，都有外江風味。”

我贊成 H 君的意見。這時阿英拿了掃帚從廁所出來了，我們望見她，和她的身體相稱的小臉面，眼睛靈動有神，且有英氣，似乎倒痰壺掃地一類的工作，於她不大相宜。胸平，大概是束的很緊的緣故，臀部也並不怎麼像普通女人的那般大，總之，她的女性的曲線美，全身都不顯著，要是把她用男學生的裝束扮起來，很可以冒充一個二十一二歲的青年學生。她瞧見我們打量她，她也把我們正直地望了一眼，似乎是說：

“我是人，你也是人，你把我望什麼呢？”

“喂，茶房，” H 君招呼她說，“你是外江的嗎？”

“不，不，”阿英耀着伶俐的眼搖頭回答說，“我

是廣東的。”

“你真像外江人啊！”我說。

阿英不得空答我的話，馬上跑去樓上打掃房間了。

後來我私私地問她，她的外江風味是那裏染來的，她答我說，

“我北京也到過，天津和煙台也到過，漢口也到過，本市更是常到的地方。”

“哦！”我說，“那麼你真足跡徧天下了，怪不得你的普通話，本市話，都很好吧？”

“都可以說，”阿英點頭微笑。

“阿英！阿英！”

“那個叫？那個叫？”阿英提高嗓子問。

“廿二號，買煙。”

阿英飛跑去二十二號房替客人出街買煙去了。

(三)

C 寄宿舍有四十個房子，有的單人住的，有的雙人住的，人滿的時候，大概有六十個住客。如今因為時局不靖，一方面有反動勢力，他方面有殺人放火的 C 黨，只此一個原因，已足使比較安全的本市的旅舍生意旺盛；同時新都初建，本市與新都交通至便，一般求名求利的人，更常僕僕於新都與本市之間，這又足使本市的旅店生意更為旺盛的。一般的旅店生意既然如此，C 寄宿舍當然不能除外。而且牠位置既較安靜，地方也還清潔，膳宿也還價廉，每月只須二十元至二十三元，牠的生意更好，更時時人滿。一有空房，便有人補填上去了。C 宿舍的主人有了這麼好的生意，算盤更是打得精密，起初曾用過三個茶房，後來覺得一個茶房，工錢每月四元，三個便是三四一十二。不大經濟，裁了一個，只用兩個，讓兩個茶房去招呼五六十個客人。C 老板定了用兩個茶房的鐵則，大概是阿英來了以後的事。

C 寄宿舍茶房的職務既然這樣的 不容易担

當，所以到來 C 寄宿舍當茶房的，據我八個月觀察所得，有的做了一二天便自己滾蛋的，有的做了十日半月走的，有的勉強捱了一月二月跑的，只有阿英，是個例外，阿英大概是天生賤骨頭罷，她在 C 宿舍做牛做馬竟然做了六個多月。

因為阿英在 C 宿舍任職最久，所以 C 宿舍裏邊的回聲，阿英二字大概是最多罷？阿英在的時候，別一個茶房碰着是老而且醜的女性，住客當然不中意叫她做事，阿英雖不大漂亮倒還年輕。別個茶房碰着是鈍而且拙的男性，住客更定然不愛叫他做事，阿英却還是伶而且俐的女性。唯有別個茶房碰着是和阿英的面貌年齡相顏顏的女性的時候，她的名字的回音，當她在職時期間，在 C 宿舍內發生的多寡，才可和阿英的相比。但是這是很少，而不常有的事。

“阿英！阿英！”

“那個叫？那個叫？”

“十八號。”

“做什麼？”

“買火柴。”

阿英飛跑去了。火柴剛剛出到街上買回來，又有人在叫了：

“阿英！阿英！”

“那個叫？那個叫？”

“三十七號。”

“做什麼？”

“拿衣服去洗衣店洗。”

阿英又跑到三十七號抱得一包衣服拿去外面洗衣店洗了。

阿英差不多整天早上七點起至晚上十二點止這樣忙忙碌碌，然而阿英並不露厭倦之色，總是拚命地做。有的時候，我幾乎懷疑阿英是天生的茶房，茶房就是她的最適宜的職業；有的時候，我懷疑阿英是生理不完全發育的，沒有月經的女子。因為照生理學上講，女子的月經來潮的前一二日，人是非常軟困的，然而阿英却似乎沒有軟困的時候。

許多次，別個茶房辭退了，或他或她自己辭職去了，一個五六十人的 C 宿舍，沖茶，掃地，買東西，洗地板的工作，都由她一個人包辦，她也不發怨言，不露怨色，我有時真懷疑她是受了老板特別的優惠的待遇。然而這個懷疑却是沒有多大的根據的事。

(四)

一天，C 夫人正在天台上用木板和洋錫皮隔蓋而成的廚房裏煮菜，大聲的喊：

“阿英！阿英！”

“噯，來了！”

“……”

“少奶，做什麼？”阿英跑到上三樓的樓梯了。

“帶十個銅板去買豆豉！”C 夫人命令說。阿英拿得十個銅板去了。

一會兒，阿英回來，只帶得十小包的豆豉。C 夫人一看見便惱了，睜大眼睛厲聲質問阿英說，

“怎麼只得十包呢？你揩油揩了五個銅板嗎？”

“什麼？措油？”阿英也惱了，和少奶大聲爭辯起來。“我要措五個銅板的油嗎？”

“你不措油，爲什麼阿真（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子，廚房的助手的妹妹）用十個銅板可以買得二十包，你却只買得十包呢？”C夫人更厲聲的駁詰。

阿英覺得自己是受了店夥計的騙了，然而C夫人却不容她緩緩分辯，再進一步斥她說，

“五個銅板，你也敢騙我，那還得了嗎？”

“誰騙你，鬼騙你罷？”阿英覺得受了天大的不白之冤哭起來了。又斷斷續續的說，

“我跑到C店去，我說，‘買十個銅板豆豉。’一個夥計便應我說，‘好，別人兩個銅板一包，你呢，便一個銅板一包罷！’我從來沒有買過豆豉，我不知道豆豉的價錢。我受了騙，是實：你却說，我騙你，他們客人拿十元八元叫我買東西或找換，我都一文不騙他們，我倒要騙你五個銅板嗎？鬼——鬼——鬼騙你！”

末了三個字低到幾乎不可聽見，然而却被剛

剛跑上廚房來的老板聽見了，老板便斥她說，

“喂！強項！多嘴！吃了飯馬上滾開去！”

阿英不哭了，也不吃飯，馬上跑到自己睡覺的右與廁所洗臉處和樓梯相鄰，左與賬房相連的僅可放一張尺半寬三尺半長的木架床的地方，把簡單的行李摒擋在一個籐篋裏去。把籐篋提到房門口，準備滾蛋。阿英在床上想了一會，眼淚還在流：

“我現在跑去那兒呢？跑出去便馬上要挨餓受凍。做野雞去罷，做野雞也要有做野雞的姿色和裝飾。不滾罷，老板既有命令，那能不滾？唉，最可恨的，是那死不了的店夥計，騙了我五個銅板，還要說得那麼好聽。我要和他拚命去！我要和他拚命去！不行！不行！都是自己太老實，太直腸直肚！也是自己火氣太不好，為什麼少奶一罵我，我便要和她對罵呢？她究竟是少奶喇！我究竟是奴才喇！現在只有向少奶悔過討饒罷？但是可恨我的口硬，討饒的話偏不會說，唉，唉！”

阿英躺在床上吞聲飲泣。

大家都吃過飯了，只有阿英還在吃眼淚吃氣。

“去吃飯罷，吃了飯馬上滾開去！”戶外的少奶的嚴厲的聲音。

“我不吃飯！”阿英的帶泣的聲音。

“不吃飯嗎？那麼馬上滾開罷！”少奶大施主婦的威嚴了。

“不滾，我不滾！”

“爲什麼不滾？不滾叫巡警拖出去！”少奶用切齒之聲說了，便跑出客廳，在沙發上坐下了。

阿英又怨恨自己的不善說辭了。剛才少奶在戶外的時節，爲什麼自己只是躺着哭泣，不起來向她求饒謝罪呢？真的叫得巡警來，那不是好玩的啊。現在跑出客廳去在她跟前跪着求饒，也還來得及，時機不可失喲。阿英終於決定主意起身了。

但是當阿英帶淚跑到客廳的過隔門，望見少奶坐在離自己一丈多遠的椅子上時，阿英的脚彷彿便生了根了。阿英在那兒大鏡側靠壁站着，只是在流眼淚，兩手在互扭，再也跑不動，再也說不出

什麼話。阿英恨恨地想：

“她是人，我也是人，爲什麼我要向她討饒呢？就令我有過失，我要求她原宥，爲什麼定要說出難聽的話或做出卑躬屈節的姿態呢？我就在此飲泣，看她怎麼樣罷！”

這個時候，別一個女茶房——揩油揩得頂厲害，你叫她替你買兩角叉燒兩角燒肉，她只買一角叉燒一角燒肉給你，差不多全宿舍的人都知道她的可怕的女茶房，坐在阿英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她對阿英說，

“你如果不願走，你剛纔不要亂嘈亂鬧，和少奶硬嘴就行了。假如剛纔少奶罵你爲什麼阿真都買二十包你却只買得十包時，你便怡顏悅色地答，啊，是嗎？我從來沒有買過豆豉，我不知道豆豉的價錢，沒有和他講價，大概他騙了我了。我現在再自己出錢去買一些，並順便斥他一頓，好不好？那少奶還有罵你的道理嗎？你不和少奶強嘴，那老板還有叫你滾蛋的事情嗎！”

老奸巨猾的阿播，這樣子把她的‘吃軟不吃硬’的處世妙法教訓了阿英一頓，同時也微帶爲阿英緩頰的語氣，少奶聽見阿播的話，也應聲說，

“是呵！你如果好好對我解釋，我不會罵你的啊。五塊錢我也會相信過你，那有五個銅板倒會以爲你是措了油的道理呢？只是阿真十二三歲的小女子，都時時能夠用同樣的錢比你這麼大的女子買多一倍的豆豉，我那能不覺得奇怪，我那能不責難你呢？一責難你，你便那樣子，那是怎麼行的呢？你要走便走罷，不要站在那兒像根木頭般！”

少奶的話平和些了，阿英不能不感謝阿播的轉環的力量，然而阿英又在抱怨少奶了：

“阿播措油，在世界上來算，也恐怕要佔第一把或第二把交椅，你老早是知道的了，但是你只警告她而止，並沒有叫她滾蛋。我呢，我從來老實，沒有措過油，被人措了油，既屬可憐，你倒要罵我，要我滾——而且數目只是五個銅板，就是我措油，你不也可以原諒我嗎？”

這個當兒，我從樓上跑到樓下來了。我瞧見了這個情景——阿英站着含淚飲泣，阿播坐在竹籐子上，C夫人坐在沙發上。本來她們——阿英和C夫人在廚房口角的經過，我是知道了的，我以為她們各有充分的理由，如果是我做裁判者，我決不偏袒任一方，我只有替她們和解。不過因為五個銅板的小事而口角，由口角以至於損及了主婦的威嚴，主人為保持主婦威嚴起見，不得不對難得的忠僕下驅逐令，阿英為保存爭氣的本色起見，也不得不決然引退。這事的結果，於C宿舍不能不算是一種損失，這是件很可惜的事。同時服務精勤的阿英因此或要失業，流為娼妓，更是世間大可惜而特可惜的事。老實說，我此時荷包裏只還有兩塊洋錢，阿英要走，我很願意私私地送她作為我給她的賞錢，以防止她的飢凍於萬一。我下樓的時候，我是抱定了這樣的主意，剛到了廳內，她們都在靜默中，固然阿英這方面是乞和，C夫人那方面是要阿英悔過，阿播做調人的經過，我是不知道的，然而

空氣中有種和平是可微微感覺到。我却假作廚房裏的糾紛也不知道，阿英被逐也不知道，問阿播說，

“什麼事呀？阿英哭什麼呀？”

阿播便把事情經過約述一番，C夫人也略為再加說明。

“現在阿英要走了嗎？”我追問一句。

“是的；老板說她強嘴，要她滾，”阿播說。

“哦？”

“阿英現在不肯走，少奶尚未答應，”阿播再把阿英的行李準備好了却仍在那兒斜睨着牆壁而哭泣的理由解釋。

我此時心內微微替被趕而不肯走的阿英害羞，然而這種情感，總不敵憐憫她的境遇的情感的強烈，並且像閃電般，一會子便消滅了。心裏又想，阿英勤苦耐勞，實是難得，實是C寄宿舍所必需，因為這個小小的事，就把一個這麼的忠僕攆出去，實在太可惜了。這層C先生尤必敏銳地感覺到。C

先生自去年年底開 C 宿舍，爲時不及一年，而撤換的茶房，已有二三十名之多，有的因爲不能耐勞，有的因爲揩油太甚，有的因爲手足不乾淨，盜竊客人的銀錢或金鏈金錶一類的東西；阿英的性格，或類頑皮，但却沒有上述的不好的毛病。但是 C 先生雖覺可惜，C 先生自動取消驅逐令，是做不到的事。驅逐令是爲保持 C 夫久的威嚴而發，C 夫人自己取消此令，C 夫人的威嚴似乎也難保持。這種困難，必須有旁人爲之打破才行。我自忖還有這種資格，因爲 C 先生夫婦和阿英對我都有相當信仰的緣故，我於是便先對 C 夫人說：

“放過阿英這一次罷！阿英平日做事，總算勤奮，總算忠實的。找人也不易啊。”

我又對阿英說，

“你要悔過了喇！你下次是不能這樣子對少奶了喇！下次還是這樣，我便不能替你說情了。”

“好！”C 夫人說，“這一次看 B 先生面上饒你，

阿英，下次却不能這樣無禮了喇！”

這麼一來，阿英的事，總算暫時解決了，阿英又如常把自己的勞力以賤價賣給C先生夫婦了。

(五)

美國現代有名的戲劇家奧尼爾 (E. O' Neill) 寫有一篇戲劇，叫做安娜 (Anna Christie,) 敘述一個女子，父為水手，與母共處，母死後，處於舅母家，因不堪表兄弟們的虐待，離田野而赴城市為人保姆，看管人家的小孩，因不堪保姆工作的繁瑣，及當其時為男人們所誘惑，終流為娼妓，弄成一種憎惡男人的癖性。阿英所處的地位，大概和安娜做保姆時的頗相類，阿英和客人們接觸已多，也不免受客人們的誘惑的。

是兩三個月前的事罷。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C宿舍的客人們大概多數已經出街逛逛去了，南邊樓，只有我和三十四號的兩位住客和一二朋友。我在床上躺着養神。三十四號房的切切私語聲，微

微可以聽見，但聽不清楚是商量什麼。商量一會，鬨笑一場。經過了約摸十分鐘以後，三十四號房傳出一種叫喊：

“阿英！阿英！”

“那個叫？那個叫？”阿英在樓下高聲地問。

“三十四號。”

“什麼事？”

“有事，你上來啊！”接着是一陣笑聲。

“什麼事？”阿英跑到樓梯上停着問，阿英恐怕吃虧。

“有事，你進房裏來啊！”又是一陣笑聲。

“什麼事呢？什麼事呢？”阿英跑到房門口問。

“買東西。”

“買什麼東西呢？”

“拿五個銅板去買雪梨。”

“五個銅板買雪梨？我不去！”阿英知道他們是醉翁之意別有所在了。”

“去啊！”懇求的聲音。

“不去!不去!”

“那麼,進來坐坐……”又是一陣笑聲。

阿英不答話,跑下樓去了。

當他們在施手段時,我心中替阿英打戰;當阿英跑下樓去時,我心中彷彿拋了一塊大石。

又是一天下午,大概四五點鐘的時候,住客 R 先生在天台浴室裏洗澡, R 先生不知如何忘記了帶乾淨的裏衣服,高聲叫說,

“阿英!阿英!”

“什麼事?”阿英在浴室門外問。

“你告訴 H 先生叫他送一套裏衣服給我。”

阿英去了。

H 先生倒取得裏衣服交給阿英說,

“你去送給他罷!”露着貓笑。

阿英不接收走開了。H 先生沒有辦法,只得自己送去。

又有一天上午,我跑到二十三號的舊識——據他自己說,在廣州時專向‘婆媽’(女用人)身上進

攻，戰無不克的舊識W君那兒談天，他一說便說到剛剛被辭去的一個女茶房的事：

“阿秀被辭退，聽說是因為她和三十七號的呂君在外面睡了一晚，這真是頂不對的事。阿秀引誘客人，阿秀賣淫，這是她自己為維持生活不得已幹出來的事。只要阿秀對於茶房職務不荒疏，C老板便不應該撤退她。如今竟這樣子把她撤退，C老板真是可惡！”W君說時叉着兩指，嚙着嘴唇，真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氣概。

說到這個地方，阿英提着一壺開水來沖茶了。

“阿秀為什麼走的，阿英？”W君露着狡猾的微笑問。

“我不知道，”阿英只管沖茶。

“不知道？”W君有含意地冷笑一聲。“全寄宿舍的人都知道！”

“阿秀走了，阿英做後繼者了，是不是？”W君猶笑說。W君總是把女人看做不愆機的。

“我不聽你的話，我不聽你的話！”阿英切齒地把手塞着耳朵說。

這時我不會說話，我不知怎樣說好。

“B先生，”阿英又叫我說，“你聽W先生說的是什麼話！”她知道我是不亂說話的，她覺着受了侮辱，她向我控訴了。

“你不要聽他就是了，”我只能說這麼的一句。

阿英沖了茶走入二十五號房去了。我對W君說，

“阿秀是娼妓式的茶房，阿英却是正經的女子。”

“不，我不相信，”W君搖頭說，“我聽見二十五號的住客T君，曾對阿英說過，‘我會把東西給你吃的！’阿英大概是給T君吃過了罷！不然，T君何以有那種說話？”在W君眼中，天下的女人都是淫婦。我再也不和他辯駁了。

(六)

阿英對於主人及客人的利益，都能够盡力擁護，阿英沒有走的時候，C 寄宿舍門首，常可聽見尖銳明亮的女人的聲音，和叫賣者或車夫講價錢，或至於辯駁爭吵，這就是阿英了。

但是客人對於阿英，如果命之不以其道，阿英是不從命，或竟憤然生氣的。

是前一個月的事了。L 君因事返 C 市，先將重要行李搬出，到 V 旅社開房。盤纏稍有短絀，和 F 君商量借五塊錢說，

“你借五塊錢給我。我在 C 宿舍尙還放下有兩張新的綿胎，你可將牠們叫茶房拿去當，五塊錢總可以當得到的。”

F 君回到宿舍裏，次日一早，便吩咐阿英說，

“這兩個綿胎，你替我拿去當得五塊錢來罷！”

“不！我不！那是 L 先生的東西，我不敢拿去當，”阿英推辭說。

F 君吩咐了阿英三四次，阿英總是以和上面相類的口氣回答他。甚至於 F 君商同聲大如雷的

D君來命令阿英，阿英也是以上面的同一理由爲辭。

F君沒有辦法了。因爲我和L君是同鄉，又是好朋友，F君便把L君和他借錢的經過告訴我，要我來命令阿英。我也並不推辭，先叫另一個老的女糸房阿丁把捆着的綿胎打開，然後叫阿英拿去當。

“B先生，你要拿L先生的東西去當嗎？”阿英笑迷迷地對我說：“你是很有錢的，你那裏要用那種東西來當五塊錢呢？”

我便婉辭把要當綿胎的上面的理由，老老實實告訴她。恰巧此時C夫人又從廚房用嚴厲的聲音叫她說，

“阿英！阿英！”

“來了！”阿英在樓梯上一邊聽我的話，一邊答應。

“你在那兒幹什麼呀？”詰責的聲音。

“B先生有事叫我呢！”阿英跑到廚房裏去了。

“去再買兩角錢牛肉來！”我聽見C夫人在吩

咐阿英。我跑下客廳去看報紙，等阿英出門時要再吩咐她一下。

阿英跑下來了，臉上有匆遽的表情。我馬上放下報紙叫她說，

“阿英，你等一下便拿綿胎去當罷！”

“好的，等我出街回來再說。”

我把舊報翻閱，不耐煩地等了許久，阿英終於拿着一包東西回來了，我一見她，我便叫她說，

“阿英，現在你拿綿胎——”

“要我拿綿胎去當嗎？”阿英氣漲了小小的臉面歪着頭憤憤地說。“我不拿去，要我拿去又拿回，空跑一趟嗎？當舖是不要綿胎的，要有被單包好才要的！”說完了便跑上廚房去了。阿英這種態度，我實在覺着驚訝，實在覺着可惡。客人的命令，做茶房的，只有服從，不能違背，我想，現在阿英不特不服從，且對我發起脾氣來，這真豈有此理了。

阿英許是和 L 君發生過什麼特別關係罷？我想。同時這麼的一幕浮泛到腦膜上來：

“阿英對你服侍這麼周到，恐怕是你和她有什麼曖昧罷？” T君笑 L君說。

“是呀，這個東西真靠不住呀，” C君應聲說。
“時時打開房門睡覺。從那天早上的事，從他自己所述的那天早上的事看來，恐怕他們倆是有什麼特別關係了，至少阿英是中意了 L君的雄健罷！”

大家都望着 L君笑了。

“你們不要多說，讓我來解釋解釋，” L君洗着臉鄭重地說，“我照例是每兩星期排精一次的。那天早上排了精，弄污了褲子之後，我把牠放在房角，一會兒 Sparrow (L君特為阿英而起的花名)便進房來打掃了。我這時正坐在檯前對鏡打領帶結。心內一慌，恐怕她要看見那條褲子。果然，她掃了掃，便瞧見了那條褲子，她用左手的兩指拈起來望了——望，——我此時沒有辦法，只好端坐着裝作不知——便把牠輕輕地放在痰盂旁的籐筐上。我打好了領帶，Sparrow 還在掃地倒痰盂，我便下樓洗臉去。洗臉回來，那條褲子却不見了。約摸是日

下午二時的時候，我和C君在我房裏談天，Sparrow 匆匆跑進我房裏，臉上現着有許多話要對我說，瞧見C君在又不好意思說的表情，把洗乾淨了的那褲條子擲在床上，說，

“L先生，洗乾淨了，交回給你。”

“說了這兩句便走了。

“事實如此，一點也沒有掩飾的。你們說這個，說那個，實在太瞧不起人了！”說到這裏，L君彷彿是受了侮辱，有些生氣了。

“但是阿英爲什麼私私地替你拿去洗，並把牠曬乾然後送回給你呢？”T君有含意地問。

“是的”，L君說，“那就是我所不解的一點。往常Sparrow 沒有我的吩咐，是不拿我的衣服去洗的。”

“阿英大概爲好奇心所驅使罷？”我替L君解圍說。

從現在阿英不肯把L君的絛胎拿去當的事實看來，阿英替L君洗弄污了的褲子，也許不是爲好

奇心所驅使罷？無論如何，我和 L 君有同鄉關係，而且是多年的老友，我和他的關係，總比阿英和他的關係來得深，阿英這樣子幹，真是太沒道理，太過可恨了。

這時 C 先生不在賬房。阿英又不知忙什麼去了，我既不能申訴不平於 C 先生，又不能直接把阿英訓斥一番，洩洩我的怨氣。我悶悶地跑到 F 君房裏，報告我的命令不行的消息。

“真可惡，阿英不肯去！”我說了。

“阿丁去過了，”F 君說，“又拿回來了，說是當舖不要。真是沒有辦法！”

阿丁此時剛剛踏出門口，回頭解釋說，

“我拿到一間當舖前，還沒有進門，裏邊的夥計便揮手說，‘弗要！弗要！’阿英真聰明，她知道當舖不要，她不肯拿去啦！”

我這才平息了對阿英的氣了。

(七)

C夫人是在日本學過美術的，C宿舍客廳的壁上掛的一幅美女畫，聽說就是她的作品。過細看來，有一種可愛的美。她的從日本染來的習氣：好拍許多許多的粉在臉上頸上，好穿日本式的西裝，也自然有一種日本式的美。但是她的性格呢，也許是受了日本島國的教育陶冶的緣故罷，却是刻薄少恩，不把下人當人的。

資本家把工人當作活機器般使用看待，C夫人對待茶房，也是一個樣。頂好茶房是不會吃飯，不會拿錢，只知道拼命地如牛如馬地給她運用的，替她招呼客人的。因為C夫人沒有給茶房吃的飯，雖則每餐開了客人的飯以後，還有剩餘，她也要把牠藏起。C夫人沒有給茶房用的錢，雖則C寄宿舍每月的贏利可得三四百元，她是要把來放進銀行裏，夫婦二人逛戲院，和替她的兒子買玩具。然而茶房究竟是活的，是要吃飯拿錢的，C夫人的理想的茶房究竟找不到，C夫人沒有辦法，只得以飯焦——飯羹好時粘着鍋底燒成焦赤的東西——代飯

喂茶房，只得定最低的工資——每月四元——給茶房。這由 C 夫人看來，是頂開恩的了，是頂優待的了。

還有，茶房吃了飯焦，拿了工資以後，C 夫人總是恐怕她或他太安適了，或太好過了，心靈上，還應給她或他一種刺激劑。這種刺激劑，就是不斷的苛責和吹毛求疵。

處在這樣的女皇帝式的 C 夫人的統治之下的茶房，有的會一两天便自己滾蛋，真是屢見不一見的事。大概都氣憤憤地說，

“工夫多，錢少，不足為奇；飯也沒有得吃，這就是天下的奇事，還不滾，幹什麼？”她們便走了。

但是阿英，她的忍耐性却特別強些，這是為什麼呢？這裏且把阿英的身世補叙一下，彷彿 C 老板曾對我說過：

“阿英是 S 家的使女。S 家來本埠時，帶與俱來；S 家回 C 島時，却因為她和主人的老母不大和氣，時多爭吵，所以便把阿英交給我說，‘你此地要

不要女茶房呢？如果要的，便收容阿英在你這兒做工罷。’因此我才把她用爲茶房。”據C老板的描繪，阿英是被棄的使女。這究竟是否實情，因爲不大方便，我沒有問過阿英。大概阿英的處境不好，有走投無路的困難，只得留於C寄宿舍，一天又一天，到底挨了六個多月，這總是實在的罷？

然而阿英處境無論如何困難，阿英究是人，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機器，可以永遠不吃飯不拿錢的，更不是皮球，可以時時裝滿一肚子的氣任人蹴踏的。阿英的手上腿上裸露着的，每可見有爛疤的口，用橡皮膏貼着，以防微生虫的侵入；額下頸上又時見有爛而且紅和小洋單角子般大的地方，看來令人生怖，據阿英自己向人解釋說，是因爲被木蠹咬了發癢，而自己搔爛的；但是這些這些，於我看來，都彷彿是阿英數月來受C老板婆苛待而起的創傷的象徵。

是前幾天傍晚的時候，我吃完了晚飯，跑下樓下去洗臉。阿英恰坐在樓梯上，和老的女茶房阿丁在談話，聲音帶着憤憤不平的情調。我正在懷疑阿英又不知抱怨什麼了，阿丁却對阿英說，

“B先生來了，起身讓他過罷！”

阿英起身跑下狹道裏去。

我放開水喉，裝了一臉盆的水，然後擦起牙來，回頭望望阿英，還是愁雲滿面，喃喃地怨恨地和阿丁談話，我覺着奇怪了，我便停止擦牙，問說，

“什麼事呢？”

“阿英和老板婆口角，老板婆趕阿英呢！”阿丁帶笑地說。

“哦！”

“我並不怕她！”阿英啾啾地說。“飯都不給人吃的，叫人吃飯焦！”

“老板婆真厲害！”我一面刷牙，一面搖頭說。

“有那一個茶房，會說她是好的呢？”

“那麼，你爲什麼不走呢？”我問。因爲我替阿

英想過，除走以外，沒有辦法。但是想起前一次阿英打疊了行李要走，却終於搖尾乞憐地不走的事來，我不得不把阿英激一激了。同時我心裏彷彿也有一種阿英是走不了的怪奇的感覺。

“我前幾天不是走了一天嗎？”阿英歪着頭回答說，“老板好言好語叫我回來，我才回來的。”

“哦！現在她要你走，你還不是一走了事？”我再激一激她。

我匆匆洗了臉，便跑回樓上的房裏。但是我沒有想到阿英會這麼快再跑去的。

(九)

次日下午，我關着房門，靜着養神，忽來叩門聲，並聽見叫喊說，

“B先生，開門，我有好東西給你看。”是C老板的大兒子的聲音。

老板的大兒子：他們叫他做 Boo Chaung（這兩個音日文究竟怎樣寫，我不知道），是很伶俐很

淘氣的小孩子。年紀不過六歲，高約二英尺半，面孔像 C 老板，是在日本出世的，渾身都彷彿有種日本的風味。他能够作簡單的談話，微有成人的風度；但是你和他談些無意義的話時，你要知道他起始是能够規規矩矩的，到了最後，他的小野蠻人的蠻性一發，他便要故意把你的鞋拾起丟到很遠的地方去，或把你的暖水壺蓋揭開帶走，或把你的茶壺蓋丟到地上弄得不乾淨，這時你是要留心制止他，免致吃虧了。然而 Boo Chaung 究竟是好玩的，所以一聽見是他，我便起身開門。

Boo Chaung 用小足踏進房門，右手擎一枝小小的手槍，以 rednapsecroma 爲丸的手槍說，

“你看，我有手槍，”面帶非常快樂非常高興的神情。

“哦，好啊，”我說，“那個買給你的呢？”

“爸爸買的。”

“買了多少錢呢？”

“五塊錢，” Boo Chaung 伸着左手五指比一

比說，

“你的手槍會不會打死人呢？”

“會的！” Boo Chaung 把右手伸出，向着門，用食指把下面的機括一按，發出小小的啞的聲音，“有賊來，我就這樣開鎗打死他。”

“是的，你的手槍要用來打賊，不好打人。”

“.....”

“你的手槍，你的媽媽看過沒有呢？”我又問他。

“看過了，我拿到廚房裏給媽媽看的。”

“阿英看過沒有呢？”我知道他和阿英很要好的。

“阿英？阿英被我一槍打死了！”小野蠻人無憐憫地說。

“怎麼樣打死的？”

“我就這樣開槍打死她的。”又是拍的一聲。

“哦！”我裝作害怕的樣子，“你爲什麼打死阿英呢？”

“阿英不好，媽媽教我打死她的！他坦然地說了，我却彷彿瞧見阿英躺在 C 寄宿舍的門口的血泊裏，胸口着了一彈，眼閉了，沒有氣息了。但是這種幻象，一剎那便過去了。

(十)

同日晚飯後，我跑到樓下客廳裏，客廳裏冷清清的，只有一個來了不過幾天的鄉下的愚童阿昌，我問他說，

“阿英怎麼不見呢？”

“阿英走了，”他乾脆地說。

“什麼時候走的？”

“今天下午走的。”

“走去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沒精打彩地答。

我在沙發上坐了一下。

阿英初來時的情況，阿英的勤奮，阿英飲泣的情景，阿英的愁悶的臉面，阿英的爛瘡的手脚，阿

英的對我的倔強氣概，阿英的一切一切，都在我臉膜上浮泛起來。

兩次都沒有走成功的阿英，彷彿是 C 先生的家庭的一員的阿英，現在終於走成功了，我是不免驚訝。“媽媽教我打死她的！”我回味着這一句話，我又覺着幻漠的悲哀。

十七年九月廿一日脫稿

軍用票

軍 用 票

(一)

是中秋節後三天的早上六點二十分的時候，我和友人 C君及 H君跑出 C旅館到 H城的火車站去。我們的行李很簡單，C君只有藕粉數小盒，H君手提皮包一，我只攜小皮篋一。腦子裏深深印上了昨天遊W湖的印象，心裏充滿着愉快與歡樂，我們踏着輕捷的步履，一會兒便到了車站，車站離C旅館原不過兩百碼。

我們到了車站，便打算買及換三等車票——原來我和H君都從友人處取得有軍事委員會的三

等車免費單，C君却是沒有。三等賣票處的買票的人們特別擁擠。C君和H君把他們的簡單的行李交我看守，我把免費單交給H君，買票及換票的事是由他們倆去奮鬥了。好幾次，C君及H君都要擠入去了，被強有力的高大漢子一擠，又擠出來了。看看時間已六點四十分，火車的氣笛的怪叫聲，又從遠處傳來，C君再也沒有勇氣去擠了，只得花了兩角錢託車站的工人進賣票處去代買，只一會便買得了。強毅的H君，却沉着臉，扶着賣票處前的木柵，要繼續奮鬥去換得兩張軍用票來。這個時候，人還是擁擠的，但似乎都是比較軟弱些的，所以H君雖矮小，終於得乘機擠入，不費一文錢，換得了兩張軍用票。

“好了，終於換得了，”H君帶着勝利的微笑，把票子交給我。

“這是生存競爭的一幅好圖畫，”我報他以微笑，把他的皮包交還他，把藕粉交還C君。

(二)

我們跑到月台上去候車。月台上的人們很多，大概都是觀了 C 江潮，現在要搭車回去的。我們最初的計畫也是觀潮，但是到了 H 城，聽會觀過潮的友人說，

“潮沒有多大可觀，車錢却至少每人要三塊錢。”

我們三個都是窮漢，C 君只有十塊錢，我和 H 君都只有五塊錢，H 君的五塊，一到 H 城，又被友人借去了，實際上我們只有十五塊。因此只得臨時改變計畫，不觀潮，只遊湖。到了現在站在月台上的時候，H 君身上沒有一文不用說，我的錢也用光了，只有 C 君身上還有兩塊錢。

我們不耐煩地在月台上跑來跑去，直到七點十分的當兒，火車才從前面像一隻怪獸般，狂吼而來。月台上的人們，看見牠一停止，便像潮湧般擁上去。我們也在這紊亂的當兒，先登了一座比較空的車廂，並坐着。不一會，七個女的，四個小的，三個

大的，跑上車來，佔據着和我們的座位相對的空地。她們都滿面春風，有說有笑，像是小學教員和學生。

我們正坐着，把她們只是望，她們也很大方，絲毫不露羞澀的態度。我們把她們望久了，自己覺得不大好意思了，然後把視線移到別的地方去，我們向右方望，右方是衣服不整潔的人們；有的在吸煙，有的在瞌睡，有的在吐痰，有的在吃東西，像是一堆下等的動物，沒有一點光明。我們向左方望，左方和右方沒有兩樣。我們回頭向窗外望，窗外是蒼蒼的田野，只有亂草，沒有鮮花。只有前面，前面是七個異性——如花似玉的異性，燦爛光彩的異性。啊，有了她們，黑暗的地獄，也成天堂！啊，有了她們，陰森的囚牢，也成華屋！

真的，我們都覺得三等車，是地獄，是囚牢。祇因為經濟所迫，沒有辦法，再則時間也只有五六個鐘頭，便也不以為意。而今，地獄却變了天堂，囚牢却成了華屋，這是我們所夢想不到的奇蹟。

車在向前跑了，兩旁的一切一切都向後倒退。

(三)

我們貪看着她們，她們很愉快地在談話，我們也就一面瞟着她們，一面談起話來。

“我們這次的遊玩真便宜，只花了十多塊錢！”
C君用輕快的口音說。

“是的，”H君應聲說，“來的時候我們都有軍用票，沒有花去一個錢；現在回去，除了你，我們兩個人都沒有買票。這其間，是省了不少錢的。”

“W湖的風景那一處最好？”H君又欣然來問我。

“這很難說，”我答，“我們昨天所遊過的地方，湖心亭，三潭印月，西冷印社，靈隱寺，平湖秋月，放鶴亭等等，都各有各的好處。”

“是的！”

我們三人靜默了一會，回味着昨天遊湖的快愉。現在回去了，却又有七個異性和我們面對面坐

着伴着我們，這真是替我們的愉快加了冕了！

在靜默的當兒，我把她們細細打量：一個有一個的身材，一個有一個的態度，一個有一縷的笑容。我彷彿記得法國大小說家莫泊桑的師傅曾說過，一粒沙，一根草，都有牠的個性，現在拿她們來做例，覺得這種話真是不錯。我拿出日記簿來，想把她們的不同的面貌，動態，來一一描繪。但是火車究竟頗簸得太厲害一點，我這種想頭不能實現。然後我又想：我們三個都是孤身漢，假如她們中的三個大的便是我們的妻子，四個小的便是我們的女兒，那種樂趣又當如何呢？

我再細細把三個大的打量。究竟如何分配才和我們相合。一個剪了髮的，帶一種男性氣概，似於 C 君相宜。一個——

我想到這裏，一個查票員從我們左方跑來了，四五個如狼似虎的黃衣憲兵跟着。

C 君坐在我的左邊，他最先把票子摸出交給 他剪過了。我和我左邊的 H 君相繼摸出軍用票來

給他，他一看見我們的票子，就問我們說，

“你們有徽章沒有？”

“沒有！”丑君乾脆地答。

“沒有徽章的時候，這個票子便不能用，”查票員把頭一昂，像老吏斷獄般說。

“爲什麼不能用？”丑君站起來質問他。

“因爲你不穿軍服，又沒有徽章，”查票員解釋說。“這樣的票子，要穿軍服，有徽章的，才能夠用，這個條例是你們的國民政府訂下來的！”你們的三個字說得特別響亮，特別刺耳。

“你們的國民政府，這話是怎麼說？”我詰責他。“你倒不是國民政府所統屬的嗎？”

我們還和他胡亂辯駁了一會，他最後說，

“你們都要補半票，補了半票這個票子便交還給你們，”他把我們的票子送到袋子裏，又往前查票去了。

這個時候，我和丑君又羞又憤，憤的是賣票處既然把免費票換給我們，爲什麼查票員又說不能

用，又這樣強蠻地把我們的票子搶去，說要補半票？羞的是，我們都是很有體面的人，只因為節省幾塊錢，才向朋友討得軍用免費單，而今却被貪婪的查票員查出了，因為身上沒有錢，又不能馬上打發他，却贏得一般同車的人的漠然的似譏訕似幸災樂禍的注視——尤其使我們難過的便是對面又坐着七個異性。我們不願在一般人們前丟臉，尤其不願在異性前丟臉。

因為我們的羞憤，C君也為不歡，我們靜默了一會。

(四)

“補半票是要的了！”C君在一會以後低聲對我說。

“可惡，他要敲我們的竹槓！”H君恨恨地說。

我贊成他們的意見。竹槓是要給他敲的了，沒有辦法的了。補半票的錢呢，又從那裏得來？

我們在沉默中，對面的七個異性却似乎更為

喧嘩，更爲歡悅了。她們的和顏怡色，她們的一舉一動，似乎都是對我們的一種譏刺。她們的露齒微笑，她們的交頭接耳，似乎是在議論我們，鄙薄我們。她們的含情的秋波，向我們流來時，我們覺得是爲洪水所淹，束手待斃。啊，我們此際真是坐在囚牢裏，落在地獄裏，她們這些無憐憫的天使，却在嘲笑我們，戲弄我們，增加我們的痛苦了！

我們這樣子默默地在受苦，忽然聽得她們中的一個說，

“A站快到了，我們準備下車。”

我們便彷彿得到了一種福音，彷彿心頭拋了一塊大石，彷彿落在地獄的幽魂聽得了不日可以超度的消息，彷彿坐在囚牢的監犯聆得了不日便可出獄的喜報。

(五)

此刻查票員又從前方查票回頭來了，我望見他還在大約四丈遠的地方，我便以肘觸H君說，

“你拿 C 君的兩塊錢跑前去和他講一講，看看怎麼樣罷！”我是不願他跑在我們跟前來辯論，再增加我們在異性前的恥辱。

H 君遲疑了一會，沒有答我的話，查票員却已跑前來了。

“補票要才多錢呢？”我問。

“補半票加五徵收，每人一塊九角五，”查票員得勝地答。“兩人共補一張全票，三塊八角七，也可以。”

“我們沒有錢！”H 君憤憤地說。

“現在沒有錢，那麼，便到 S 埠由 S 站和你收取罷！我等下派人來跟你們！”他露着猶笑走了。

“到 S 埠便到 S 埠罷！”H 君頹強地說。

“大概不會再來了罷？”H 君低聲說。

“不會再來？他等一會他要派憲兵來的！”C 君冷靜地無可爲力地答。

“是的！”我無力地應了一聲，我彷彿瞧見一個猙獰面目的憲兵，監視着我們，同車的人們都給我

以冷酷的輕蔑的凝視，直到 S 埠下了車，他又跟我們到 C 旅館來，討取我們的錢，同旅館的人們看見這個情景，也切切私語在議論我們。

我此時像是一個跪着的將被槍決的囚犯，俯着首，默不作聲。

叫賣熟牛肉的來了，他的聲音像雷鳴一般，震蕩我的耳鼓，她們七個女的却爭先恐後在買牛肉，買了兩角又兩角，包了又包，彷彿有意在我們這幾個窮漢前面炫其有錢的樣子。氣笛叫了，A 站快到了，有兩個小的女的還買了三四角錢。然後她們有的拿着傘子，有的帶着藕粉，有的提着東陽腿，有的夾着小皮包，匆匆下車去了。

她們走了，不見了；再上來的人們都是男的，穿長衣或短衫的工人或商人，我們的心頭，這才覺得輕鬆了許多了。然而同時又覺得像失掉什麼東西似的，有點可惜，因為我們這次和她們偶然同了車，恰好又坐在面對面的地方，將來却不知要什麼時候才能再見，也許永遠不能再見了罷？

(六)

火車又啓行了。我又想到票子的事件上來了。

補票是必須的了，錢只還有兩塊，怎麼辦？真的再丟一次臉，給他派憲兵來胡鬧嗎？不，不，那是太難爲情了。我回想了H車站時候的一件事了。

當我坐着在等候他們買票及換票的時候，一個舊時的高師同學L君，和一個很高大的不識面的人，在我面前一面跑過，一面在談話。L君和我本來是很要好的，因爲他不僅和我在高師是同學，就在鄉下小學時代也曾同過學。但當時我看見他，我却沒有招呼他，因爲我恨他惡他的緣故。我恨他惡他，却是由於這樣的印象：

一天，我中學時代的同學Y君，來找我，和我談天，我問及他關於L君做我們K縣縣長時的政績。

“咳，政績嗎？”他冷笑答我說，“L君爲人看來老實，其實是老奸巨猾，手段狠辣。他借清黨之名，誣T中學及H中學爲C黨的大本營，把牠們封閉。

另設一間什麼縣立中學，用他的叔叔做校長，聘高師同學 S 君做教務主任。S 君辭不就職，改就 T 中學維持校務委員會主任之職，他這老奸便誣 S 君爲 C 黨黨員，把他下獄。到後來，S 君卒被敲了一千五百塊錢，才得出獄。S 君和他原是高師時代很要好的同年畢業的同學，他也這樣子幹得出來，你想這樣人面獸心的人還要得嗎？”

Y 君說到這裏，唾了一口痰。我也歎口氣說，

“L 君真是狗猪不食的了！我記得 S 君被誣下獄時，曾打電報給在 C 市的我，要我營救，我當時沒有辦法，只會寫了一封頂嚴厲的信，質問 L 君，但是 L 君始終沒有覆我。”

“L 君現在集股在 H 港做生意了，”Y 君又報告給我說，“他原是一個窮漢，現在居然有錢了，他的錢大概就是做縣長時代扒來的無疑了。這樣貪婪的人，黨及政府應該加以嚴厲的制裁和處罰，然而現在他倒逍遙法外，並且還做了 C 省的黨務指導委員！”

Y君說到這裏，聲音放得很低，充滿着憤慨與恨惡。

這樣的印象，留存在我腦膜上，我一見他或一想起他，我心裏不期然而然生出一種‘願此生此世永不和他再見’的感情。但是現在因為要應付查票員的爲難，却似乎不能不和他商量通融一點款項了。

我去找他談話，和他借一點錢，人們不會駭異的，因為他表面上還是一個斯斯文文和我沒有兩樣的人。如果查票員派憲兵來監視我們，跟隨我們，那個時候，人們大概就要議論紛紛，用無情的輕視的眼睛來注射我們了罷？我這樣想時，我便決定和L君借錢的策略了。

(七)

我跑到二等車廂內找到了他，他用圓滑的笑臉來和我招呼。和他並坐的就是在H車站我所見過的和他同行的高大漢子。我和他叙了一些通常

的應酬話以後。我便問他說，

“你不是做了 C 省的黨務指導委員嗎？爲什麼跑到這裏來了呢？”

“C 省的黨務指導委員，我已辭了職。因爲 C 省黨務完全由 W 將軍一人支配，是沒有發展的希望的。”

“哦！”我像聽得了一件新奇的報告應了一聲。

“C 省黨務，完全由一人支配。”L 君又報告說，“牠的糾紛比他省爲少。這是牠的好處。他們對於入黨事件，辦理得很嚴。入了黨的，一批一批，要運到 N 城訓練，訓練了以後的人，大概都沒有反對 W 將軍的。但是 K 省的黨務却複雜得很，因爲南路有 C 將軍。東路有 T 將軍。做政治分會主席的 L 將軍，力所能及的便是北西兩路，黨務便不能完全統一於 L 將軍之下，而糾紛自多。這是 K 省不及 C 省的地方。”

“都是軍人包辦黨務，何分高下？”我冷笑說。

接着我們還談了一些其他的話。他告訴我他：

此次來 H 城，是 C 民政廳長叫他來的，要他創辦一間什麼短期學校，他已答應了 C 先生。他告訴我，他現在回 S 埠，要再回 N 城去搬行李，然後回來就職。他又告訴我，他的軍用三等免費單，並不曾換過軍用票，查票員問他為什麼不換，他以趕不及三字答覆了他，查票員問他有徽章沒有，他以有字答覆了他，因此只補了二等的半票。

最後，我叫他跑出到兩個車廂交接的地方，我把我的實在的困難告訴了他，要他借二塊錢給我，他慨然應允了。他跑回他的座位從他的皮箱裏取出了十塊錢的鈔票來給我說，

“你拿去用了再算。”大概他沒有一元鈔票。

“讓我找回來給你罷！”我敏捷地回答他，把牠塞到禱袋裏去。

(八)

我跑回我的座位。把我的借得兩塊錢的勝利消息，透露給 C 君和 H 君，並取得 C 君的兩塊，然

後馬上向剛才查票員跑去的方向跑，跑到一個廚房門口，終於找到有鬍子的查票員了。幾個黃色餓狼似的憲兵，還是和他一起。我對查票員說，

“喂，我來補半票！”我摸出十塊錢的鈔票給他。

他耀着貪婪的眼，露着狡猾的笑，像一隻狗一般的柔順說，

“好的，好的！我找回給你！我補一張全票給你，並把軍用票也交回給你罷！”

他找錢給我的時候，幾個憲兵也圍着我們，用他們的飢渴的眼光向鈔票和銀元注射。

“全票不是兩塊多錢麼？”我問查票員。

“是的，全票是二塊多，現在加五徵收所以就要三塊多了。”

我當時再也不同他辯論，他說要那麼多，便把那麼多把他，因為他是可憐的東西，他是沒有靈魂的動物，我不配和他辯論。補票而要加五徵收，固然是我從前所不曾聽過的事。

他把補票給了我，軍用票還了我，並找回他吞食不下的錢給我以後，我便回頭跑到 L 君那裏，把八塊錢交還給他。他有些詫異，但是我很決定地安慰他說，

“這些我都用不着了，所以交還給你，”他沒有辦法，也就把錢收起了。

我和他敷衍了幾句，便回我自己的座位去。

(九)

我把補票軍用票都交給 H 君和 C 君，我勝利地說，

“補了票總不會再來囉唆了罷？”

H 君和 C 君都點點頭。這時我們的心理狀態，漸漸平復下去了。

“爲什麼不補兩張半票呢？”H 君等一會又問我，他還有些不放心。

“他說補一張全票也一樣，而且便宜一點，”我解釋說。

我們靜靜地過了一會。我們心裏總是覺得不痛快，總是覺得受了一種意外的損失。遊湖得來的快感，張望七個女的所得的怡情，彷彿是我們的無上的寶貝。現在這些寶貝，都給強盜拿去了，或搗碎了，我們那得不悵惘呢？

我和H君是很要好的朋友，我慢慢地把我向不願和他見面的人借錢的事告訴他，他便說，

“那又爲什麼不到了S埠才補票給他呢？”

我搖頭說。

“不；和不願和他見面的人借錢，心裏固然難受，但是這只是我一個人擔當；要是有憲兵來監視我們跟隨我們到旅館取錢的時候，那種心理上的痛苦便要我們兩人共受了，那是多麼不合算的事呢？”

H君默然不說話了。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了。L君的H城的通訊住址，於我有用呢，我還不知道呢。我便又馬上離開我的座位，跑到L君那兒，和他敷衍幾句以後便

問了他關於H城的他的通訊住址的話，L高很高興地把他的住址寫給我。我如獲異珍，又驚又喜地跑回我的座位來。

(十)

到了將到S埠的時候，又來了一個瘦削面龐的查票員，我和H君先後把軍用票遞給他，他又像先前那個查票員那樣問我們說，

“有徽章沒有？”

“沒有！”

“沒有徽章嗎？這個票子不能用！”不能用三字特別着重，說時又睜大眼睛，像看見了要咬他的肉的什麼東西一般。

“但是我們補了--張全票，”我慢慢地把補票拿出來遞給他。

他看了，他覺得不能再敲我們的竹槓了，却又簡短地失望地說，

“那麼，這兩張軍用票便是沒有用的了！”

他拿着我們的軍用票走了。我和H君又覺着受了一種打擊，一種侮辱，H君說，

“他拿了我們的票子，我們下車時，照例是每人交一張票子的。我們現在只能交一張補票，怎麼辦？”

“是的！真可惡！”我恨恨地說，“他拿去我們的票子，沒有什麼用，於我們倒有很大的不便！”

“總是壓迫人的，這些東西！”H君喃喃地說。

瘦削的查票員從前面回來了。我和H君商量說，

“向他索回票子來好不好？”

“他不肯的！”H君堅定地說。

從他剛才的態度及動作看來，我不能不絕望地相信H君的話。當他在我們前面經過像一個黑衣強盜的時候，我們不則一聲。我這時恨恨地想：這樣的壓迫人的敗類，我如有手槍在手，我要給他一個臭死。然而轉念一想，這樣的敗類實在太多了，我那裏能夠把他們一一結果呢？我那裏有時間來

和這些敗類週旋呢？我還是忍耐些受他們一點氣，少生煩惱罷！

我正在這樣想的時候，火車戛然停止了，我還以為是在等另一列的走反對方向的火車的經過，然後啓行。那知道，我們的火車一會以後，又啓行了，我偶然向左一望，見後面的車廂通通脫去了。我不勝詫異，告訴 H 君及 C 君，他們也莫名其妙，我們胡猜了一會，我們終於得到一個結論說，

“大概脫去的車箱是被另一個火車頭拖去 N 站了，我們的却是由原來的火車頭拖赴 S 站罷？”

果然，我們的火車到了 S 站，大家便爭先下車了，我們三人也只得下車，固然我們是要到 N 站的，心裏不免抱怨火車上辦事的人們的糊塗，不向我們作明白的宣告，讓我們轉車。

(十一)

“我沒有補票，怎麼辦？”H 君這時想到經過天橋時收票人要向我們收票的事來了。

“如果現在又給他們那些可惡的東西爲難一下，那就糟糕了！”C君不曾經慣痛苦，自早上到現在下午一點鐘沒有吃過一點東西，早已在車上抱怨肚餓與頭暈。

“從人叢中衝過去，大概沒有問題罷？，我把我認爲是唯一的權宜之計告訴H君。

我們一面談，一面跑，已跑到天橋前。看看天橋門口有兩個收票員，一邊站着一個。我們三人排行而過，我把補票交了，C君也把車票交了，H君沒有什麼可交，却也不會再受留難。我們下了橋的時候，H君才帶笑告訴我們說，

“剛才過橋的時候，左邊的收票員問我要票子，我把嘴向右一弩，他以爲我已把票子交給右邊的收票員，便不再糾纏我了。”

我和C君都覺得H君的善於應變，同時也覺得這事的滑稽。“他們是蠢如豬的”的觀念，又在我腦際湧現。

我們在南市跑了一趟，然後叫了三輛寫有S。

M. C. 字樣的黃包車坐着回 C 旅館。

回到 C 旅館，我們洗了臉，吃了飯，C 君和 H 君便落大古洋行的 K 火輪，回 C 市就學去了。我呢却寫了一封致謝 L 君的信，從舊藤篋裏掏出兩塊大洋，馬上跑到郵局去，買了兩元的郵票。連信掛號寄去 H 城：封面上寫的是：

H 城湖邊 P 校

L 先生 收啓

S 埠 C 旅館寄

十七年十月廿一日脫稿。

陷 誘

陷 誘

朋友，你問我得病的故事麼？好，你是小說家，我告訴你，你也許可以把牠寫成一篇小說罷？

講起來，又痛恨，又傷心。我此次由南洋 F 埠返國，一心一意是要投考 T 校，入 T 校肄業，多求一點學問，再返南洋爲僑胞效力的，如果我現在不是有病，我老早已跑到 N 市報名投考去了。有了南洋的濟案兵災義賑會長的得力介紹書，諒必總可以入選罷。如今留在此地治病，醫生說至少要一個半月的工夫方能根治。要是因爲這一個半月的遲延的緣故，T 校竟不准我報名補考，或准予補考而

不予取錄，那個時候，南返不能，歸家不得，才是人世間頂悲苦的事呢！

＊ ＊ ＊ ＊

我從 F 埠動身的次日，便到了 S 港。S 港是大英帝國主義的第一個東方海軍根據地，東西兩洋交通必經的孔道，商務繁盛，自不必說，港中輪船，也是星羅棋布。我因為在此等候返國的船，不得不寓於 C 棧。因為寓於 C 棧，碰見了也從 F 埠返國的 K 君，和其餘十多位的同鄉。大家都是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青年，血氣方剛，意氣甚豪，跑到這個頂繁華的南洋的有名的港口裏，自然像是一羣狂蜂浪蝶到了一座野花爛漫的大山裏一般，過其最奢侈最浪漫最無紀律的生活了。麻雀啦，大煙啦，女人啦，便是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因為居住南洋的熱帶地方的人們，性慾特旺，所以對於嫖娼一事，差不多大家都認為是正當的，或至少是必需的消遣，雖至於廁身教育的人，跑到花叢中去浪漫，大家也不非議的，只是至多說他是“還算活動”罷

了。在這種環境下的青年，更是肆無忌憚，又何足怪？講到他們，都是像“老上海”一般的『老南洋』，我呢，我却是去年底才跑到南洋 F 埠教書，尙保留着學生氣習，自好的二十二歲的青年。

前面說過，我寓於 C 校。C 校是我們的同鄉所辦的學校，校舍雖然不大寬敞，然而空氣日光，倒還充足。校舍前是一座小小的花園，鳳仙花，雞冠花，椰子樹，梧桐樹，以及其他熱帶上所有的我不大認得的花木都粗略具備，紅黃翠綠，映入眼簾，煞是可愛。現在因為尙在暑期內，所以學校裏頭，除了校長丘君及教員李君等數人以外，是冷清清像座寺院般的；校長丘君是我舊日的同學，所以他對於我的降臨是分外的歡迎。

我到 S 港的第一天的晚上吃完晚飯以後，正在園內散步跟丘君談天，丘君說，

“此校的總理實在太瞧不起人，我要辭職走了。”

南洋的學校大概都是目不識丁的有兩個銅錢

的商人辦的，所以他們才是學校的主人，名爲總理。校長是沒有一點權力的，他的地位，和雇員般的教員，實在沒有兩樣。所以會拍那些商人的馬屁學識毫無能够注重形式的校長，可以有繼續做一年二年或至三年的希望；不善巴結那些商人的，不問你有天大本領，一月二月便要請你滾蛋。南洋華僑教育的命脈，操於那些只曉銅臭不識之無的商人們手裏，這是我已看透了的，所以我對於丘君的憤慨，我是很能够了解的；接着我便問他：

“你打算到那兒去呢？”

“現在還不能完全決定；”他等一會忽然眼睛閃着異彩問我說，“我跟你回國去投考 T 校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連忙贊成了。年紀已經三十歲了的丘君，還有心再求上進，我不能不有些驚奇佩服了。

我正要跟丘君商量一同回國去投考 T 校的時候，K 君跟十多位的同鄉從外面匆匆進來了。

“喂 S君，丘君，你們談得真好甜蜜。我們出外面玩玩罷！”K君招呼我說。

“去打四圈罷！”H君拍着我的背。

“S港的女人真不錯啊！”B君拉着我的手。“我們去和她們吃風去。”

他們此一言 彼一語，這個拉，那個扯，要我跟他們去亂鬧，我因為昨天坐了一天的火車，身體有點疲勞，不大高興，所以便說有點頭痛，固辭了他們。他們走了以後，我和丘君便商定一同回國的計畫，很甜暢的睡了一夜。

* * * *

第二天的午後，他們十多個浪漫的無憂無慮的色鬼，朦朦朧朧地踉踉蹌蹌地，陸陸續續地跑回 C校來了。他們洗了澡，便一個一個跑到客廳裏談天，有的躺在沙發上；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斜靠在涼床上，有的跑來跑來，我却在翻閱廣告佔十分之七篇幅，字跡不大清楚的南洋日報。

“昨晚真喝得痛快，” D君提起嗓子說，“琵琶

仔翠英的歌喉，確實不錯。”

“是的，”M君應聲說，“但是還是H君的飽福大些，他竟佔有了那麼富於曲線美的麗霞姑娘的一晚！”

“你呢”，H君在椅子上跳起來說。“你不要只說他人罷！婉若姑娘的兩頰，不像兩朵粉紅的薔薇嗎？她的乳峯，不也像陳列在洋貨店裏西洋女子的模特兒的一樣隆起嗎？”

“是的，你的文學的形容真不錯，”R君微笑說。

“你們不要多說了罷，”F君裝腔作勢的拍案叫說，“說得我們的S君心癢難過呀！”說完了又似笑非笑的望了我一眼。

“是呀！聖人在嚙，不得亂說！”

“是呀，該打！”一個拍着自己的頭，

“是呀，我們不要把死灰攪着了嚙！攪成撩原之火，那要不得了呀！”

“不，不，”E君很堅決的反對說；‘S君是假作

正經的。什麼死灰！什麼聖人之徒！我不相信！我不相信！S君也是有血有肉的凡軀，S君也是父母生的兒子，在這個熱帶地方，慾火誰不旺盛？S君不敢跟我們去玩，大概是有什麼毛病罷？S君可以不用跟我們去玩，大概是晚間乞靈於五指罷？如果是前者，那我沒得話說；如果是後者，那我便要警告你——”

“你不要亂說，E君，”我放下報紙，發起火來了，“你們談你們的，你們玩你們的，死灰不死灰，聖人不聖人，你們都不要管，什麼毛病，什麼乞靈五指，更是胡說！”我恨恨地抱着衆人皆濁而我獨清的態度跑出花園去了。

我在綠陰下徜徉了一會，覺着傍晚涼風，襲襲吹來，真比客廳裏的混濁悶熱，好過得萬倍了。偶然昂首，看見K工廠的煙通裏跑出來的煙，像黑色掃把般，直上雲霄，漸漸變淡，消滅，遠逝，我飄飄然有願化作一縷輕煙，隨風遠去，永離混濁的塵世，醜惡的人類之感。

“今晚我請你去喝酒，”我正在出神，且君拍着我的背，嚇了我一跳的說。“請你不要推却罷！”

“不去！不去！”我想起剛纔的情形，我的氣還未能平。

“去喝一杯酒！”D君又來勸說，“打不打牌由你，叫局不叫更是你的全權，任何人也不能強你！”

“那當然，”我傲然的說，“我今晚不去也是沒有人能強我的。且君，謝謝你，恕我今晚不能來領你的盛情！”

他們見我意志堅決，也就不再勸了，情知再勸也徒費口舌了。

一會以後，他們又像一羣餓狼般，嘻嘻哈哈，露着雪白的牙齒，跑出去擇肥而噬了。

* * * *

第三天的天氣彷彿分外熱一點。有絲絲的微風，也挾着太陽的熱力。蠟青鋪的馬路，被曬得軟褥一般，黃包車在上面走過，只可聽得輪軸聲車鈴

聲。街上的過客，額上都垂着汗珠，背部脊部的汗流，直透過白帆布的西裝式企領，大概都微帶疲竭的表情。小販叫賣的聲音，彷彿也異常的無力。苦力們，露着黃銅色的身軀，在搬運貨車，哀聲長鳴，像垂死的牛。在這個時候，我們却不能不羨慕有錢階級的住在大而且深的洋房——像水晶宮般的洋房——的舒適了。

傍晚的時候，我和丘校長，李教員決意出外面租一輛汽車吃風去，大家正在穿外衣，H君和K君又回來了。說到坐汽車吃風的話，他們倆也贊成，願和我們一路去，H君又告訴我們說，

“我昨晚和他們打了四圈，贏了三十多塊錢。”

“我因為打了兩個三番，也贏了二十塊錢，”K君也欣然說。

我自到S港，還沒有打過麻雀，被他們說得心癢癢的。

我們穿好衣服出校門了。H君又以和婉的態度對我說：

“吃了風後，跟我們去打個四圈罷！你休養得精神十足，包管可以把他們連夜苦戰的打個片甲不回了！”

“那未必！”我答說，“不過我有好幾天沒有抹牌了，今晚去抹抹，玩一玩，也未嘗不可，我們大家都志不在贏錢的。但是我同你們倆先說個明白，叫局事我不願，那可不能相強。”

“自然！”K君應聲說：“你不願，誰能強你？”

“我向他們說不能強你就是了，”H君又好意安慰我說。

實則我平時是頗以意志堅強自負的，自己心裏也想：自己拿得定，站得穩，包管沒事。我還說不能相強的話，只是用以試探他們的態度的罷了。所以我和他們吃了風之後，便毫不遲疑的跟他們打牌去。

是晚打牌打了五圈，叫局事他們果然沒有相強，十二點鐘的時候，我便自回C校。

* * * *

在東方酒樓的三樓的大廳內，陳設着兩張煙床，兩張沙發，兩張麻雀檯，檯有八張柚木椅環繞着。另外一張靠窗的檯，檯上放着鮮花四瓶，古玩數具。茶几若干張，几上放茶盃茶壺，几旁復擺柚木椅。躺在床上抽大煙的有T君 M君，他們正在切切私語。C君斜靠在沙發上，在吸雪茄烟，望着窗外出神。打麻雀的甲檯有 B君，N君，D君，和 R君。乙檯有 H君，K，君 E君和我。這就是第四天晚上我們到東方酒樓打牌初到時的情景。

打了兩圈以後，他們七個賭徒的旁邊，都坐着一個十七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的女郎，有的臉如鴨蛋，有的面似圓月，有的淡粧濃抹，有的濃粧淡抹，有的寂然無語，有的咕咕地笑，穿的有紅的，青的，各種花綢的，照入眼簾，令人有撲朔迷離之感。只有我的旁邊是空的，沒有異性的，我有些後悔我今晚不應該來打牌了。

狡猾的 K君似乎瞧見了我的窘狀，又故意揶揄我說，

“S君，你怎麼樣？你是不是頭痛呀？打起牌來似乎不大敏捷了！”

“頭痛？”E君冷笑說，“心癢吧！看見我們都有異性在旁邊，心癢難搔，想叫花又不敢叫罷！”

“胡說！”我駭他說，“誰個心癢？誰個想而不敢？”

“你如果敢，你便馬上叫一個罷！”E君又來激我。

“我並不想！”

“但是試一試，又何妨！”E君對於人生的態度總是試探的。

“不想又何必試？”我終於那樣駁覆了他，心內却起了很大的爭鬥。一方面是對於異性的佔有的衝動，一方面是彼等皆濁我獨清的自負心。前者彷彿是一匹餓狼，後者彷彿是一隻雄獅。幸而終於後者佔了勝利，他們的誘惑不能成功。

* * * *

“我今晚不打牌了！”第五天的晚上，他們來邀

我時，我是那樣拒絕他們。

“但是我們吃吃風去罷！”D君很爽快的提議說。

說一聲好，大家都出外租幾輛汽車吃風去了。第一輛是H君，K君，B君，和R君。第二輛是D君，N君，E君和我。第三輛是A君，T君，N君，和C君。

兜了一會圈子，第一輛和第三輛的同鄉，他們先後都說有一點事，要到別個地方走一趟，不能和我們第二輛的一路跑了。

此時只剩我們第二輛的孤另另地跑了。我們的車子在街上轉了一會，忽戛然停止在一所洋樓前面。我抬頭一望，見第三層的洋樓上寫着俱樂部三個大字。

此時E君首先下車，他說，

“我們上俱樂部去坐坐。”

我們三人都跟着下車，跟着他上三樓俱樂部去。

三樓俱樂部是一座大廳，布置整潔，陳設精雅。右有煙床一張，左有睡床一張，墊褥華美。廳後靠窗的地方放一張檯，檯上折枝花二瓶，摘蒂花五盤，時鐘一具，還有茶壺茶杯及茶盤等物。此外有沙發四張，茶几六張，柚木椅十二張，都擺在適當的地方。前面有長方形的大窗，晚風可從此來，從後窗出。壁上掛有字畫十二幅，美人圖四張，樂器如琵琶，胡絃，洞簫等若干具。儼然是雅人逸士消遣的好所在。

“這個俱樂部是誰人的呢？”我有些懷疑起來了。

“你不要理牠是誰人的，儘管在這兒談談天是不妨的，”D君說。

一會兒，樓梯上有鞋聲傳來，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現身了。蛋形的臉兒，淡拍着脂粉。彎彎的眉兒，下面泛着明媚的秋水，牠們一轉動，彷彿有萬縷情絲迸出，把人纏繞。薄薄的紅紅的唇兒，合成可人意的小口。牠一微笑，有使人魂銷的魔力。身

穿紅花的印度綢長袍，足穿肉色絲襪，黑漆高跟皮鞋。乳部臀部，曲線的美顏為顯著。她一進樓門，便堆下笑臉來，招呼我們說，

“列位先生這麼早便來了麼？”

“是的，我替你們介紹一下。這是 N 先生，這是 D 先生，這是 S 先生，這是秀芳姑娘。”

E 君替我們介紹以後她便替我們倒茶，並替我們點烟。

當她在倒茶的時候，我私私地問 E 君說：

“這是什麼女子呀？”

“她是良家女子，她和她的母親住在二樓，她還有一個弟弟。”

當她替我們點煙的當兒，我便起了懷疑：為什麼良家女子要替人點煙呢？把煙傳過來由客人自己去點便算是大大方方的了。大概是不好的女子吧？然而她的媚人的魔力使我不敢這樣肯定她。

一會兒，她坐在我的旁邊，來拉我的手，笑迷迷地問我說：

“S先生，你從那裏來的呢？”

“F埠，”我微帶驚訝地把我的手移開。

“現在貴寓在什麼地方？”

“出門的人，居無定址。”

她見我言辭閃避，也不再多問，祇和顏悅色的說。

“S先生，大家都是朋友，請你不要拘束，不要客氣，和他們說說笑笑。我等一會再來。”

她下樓去了。

這個時候，我八九分敢於斷定她是什麼人了，然而我並不厭惡她，倒覺得她的態度是膩媚可愛，而且也不敢斷定她必然向我進攻，因為在F埠時，聽過幾個友人說，S港的“琵琶仔”身價很高，不輕易招呼客人，不是有人介紹便不得其門而入，就有人介紹了也要她中意你，才肯招呼你。所以我心中雖然有些抱怨E君不應引導我到這個地方來，倒也充滿着好奇心和歆羨心，想看看她這個琵琶仔怎樣舉動。

* * * *

一會兒，她卸了外衣，只穿花布短衣，粉紅短褲，肉色絲襪，淡紫皮鞋，重新來招呼我們。

再一會，H君，K君，A君，以及其他和我們四個人去吃過風的五位，都陸續來到。秀芳都用交際家的手段，去應酬他們，不露一點匆忙的形態。

T君一到，寬了外衣，便躺在煙床上。M君也是如此。

C君却躺在沙發上，吸雪茄，望煙出神。

尚有醉意的紅鼻的A君，却坐在煙床旁和T君M君談天。

秀芳看見客人大概已經到齊，便吩咐女用人把兩張麻雀檯擺起來。然後招呼我們說，

“列位先生。請抹牌，大家不要客氣！”說聲好，D君，B君，N君及R君坐在一檯，H君，K君，及F君坐在一檯，尚少一位。這個時候，我坐在柚木椅上吸紙捲煙思量今晚的事。E君叫我說。

“S君，你快來罷，不要在那兒作饕餮了。”

“我今晚不打牌，我剛才說過了。”

秀芳把我斜睨了一眼，跑前來拉我說，

“打罷。逢場作戲，有何所謂？”

“我不會的！”我搖頭說。

“不會？我不相信。不要耽擱時候了！”她硬把我拉到檯旁。

“打罷，”K君又勸我說，“你今晚要早些睡的話，打了四圈或八圈便回去罷。”

我不好意思再行推却，只得在H君對面坐下去。

我一坐下。秀芳便拉着一把椅子在我右側坐下，來看我打牌了，

她一坐下我便覺着一陣香氣的襲來，斜眼瞟她，粉紅的兩頰，看像兩朵嬌艷的薔薇，心中在微微打戰，發牌有時不免弄錯，她便來指導我，有時我或遲疑不決，她便動手替我發出去。在洗牌的時候，她或竟來吻我，我連忙把頸傾左，羞得滿面緋紅。H便笑我說，

“怕什麼呢？有這麼如花美貌的女人來吻你，

你真艷福不淺，爲什麼要避她呢？彷彿拜倫說過，他願把天下的女人的唇，通通吻遍。拜倫的這種願望，無論是無滿足的可能，就是滿足了。我敢斷定拜倫也必然得不到什麼樂趣，因爲天下的女人，醜的多，美的少，至多也不過美醜各半，美女的唇固然是甘美的，醜女的呢，恐怕是不大乾淨罷。如果把牠們通通吻遍，不是苦多甘少，便是苦甘相消。但是秀芳的唇——”

“且君真是文學家，”秀芳打斷他的話說，“他的說話我簡直有些不懂！”

“够了，”我笑且君說，“你中意她的唇，你便和她吻一吻罷！”

秀芳這種舉動，使我實在有些害怕了。

打到五圈的時候，我起身去小便，回來一看，秀芳竟毫不客氣地坐在我座位上替我打起來了。

我正在驚訝，但是她馬上招呼我說，

“S先生，你打得疲倦了，你去休息一會再來罷。”

“好的！”我躺在睡床上休息了一會。心中自在盤算：這個琵琶仔向我進攻得這麼厲害，現在不乘機逃去，恐怕要不得了了。他們這些同鄉，天天以漁色爲事，大概是設下了圈套，要把我也拖下水去吧？不行，不行，我要跑開，保全我的清白的身軀。

想到這裏，我便馬上起身，穿好外衣，戴好帽子，對他們說，

“我有事，要出街跑一趟，一會便回來。”

“不，不，S君，不要出去，有事明天辦不遲，”K君露着猶笑說。

“有什麼事呀？”E君拖長聲音問。

“菜快要送來了，吃了菜再說！又有頂呱呱的布蘭地呢！”A君也回頭來阻止我。

“有事！有事！等一會回來總可以罷！”我說了。我便向樓梯跑，決意要衝出去。

秀芳看見我要逃走，朋友勸阻無效，便馬上起身飛跑到樓梯口來攔阻我，笑迷迷地說，

“S先生，不要出去罷！”

“我有事！”我瞪着眼說。

“有什麼事呢？”她委婉地詰我說，“是不是我招呼不周，開罪了先生呢？如果是的，你可以指教我，斥罵我，我願改正。”

“不是的，”我低語向她說，“我確實是有一點要事，什麼要事不便告訴。我答應你，一會子便回來，總可以罷！”

她見我一定要去，沒有辦法，只得放着我說，

“好的，請你快點回來！我是無所謂的；我誠恐你不回來，‘一人向隅，舉座爲之不歡’罷了！”

* * * *

我脫離了俱樂部。彷彿是破籠飛去的籠中鳥，越獄而逃的囚犯，又慌又喜。到了街上，我便搭電車到南天酒樓的天台喝茶去。因為我想了一下。回學校，學校是太冷清，而且容易被他們找到。

一個人在電車上，一面把五光十色的兩邊的店舖瀏覽，不禁對S港起讚美之情，一面秀芳的笑聲，嬌姿，媚態還是在我心繫頭迴，同時這麼的景

像又像閃電般照耀：

是我南遊的前一天，我和我的妻子在房裏談叙。我坐在床上，她坐在我的膝上，她很鄭重的對我說，

“你此行，要一年二年便回，不好在外居留太久。我雖無所謂，高堂二老要掛念你！”她說到此地，便淌下淚來。

“而且。南洋的淫風，”她又叮嚀我說，“聽說很盛，我望你千萬潔身自好，切勿沾染邪氣，方才對得住父母，對得住你自己啲！”

“我妻，你勿過悲，”我拭乾她的眼淚說，“我此行一二年必歸，至於潔身自好的事，我是最留心的。”

“出門的人總是難說，”她還是悲傷地不放心地說，“但是當你在別個女人的懷裏的時候，你的心總也要不忘記家裏的我啲！”

“我切記你的指教，”我把她吻了一下，“你莫擔心！”

“總是舊脾氣不改。”她破涕爲笑把我的頭輕輕推開說，“你的氣臭啊！”

是夜，我們倆很早便上床，她只是流淚，不能談話，只是喃喃念說，

“路上野花君莫採，行船走馬要小心！”

我把她緊緊摟抱了一夜，只能反覆撫慰她說，

“妹妹你莫愁，我自曉小心！”

想到此地，我覺得我剛才對於那個琵琶仔有些動心是對不住我的妻子，而今逃出虎坑，才覺輕鬆許多了。

電車約摸走了二十分鐘，到了南天酒樓門首，我便下車，跑入南天酒樓，坐升降機上天台去。

天台上，喝茶的人很多，聲音噪雜得很，我找得一個座位，便胡亂坐下去，叫茶博士沖龍井茶來。

我把台上的茶客，很敏捷地張望了一下。看見個個都是生客，這才安心地咬起西瓜仁來。

好了，現在總算躲在此地了，他們定然找我不到的了，我便在此地坐到半夜，然後回學校睡覺

罷。

他們那些骯髒的東西 使用美人計，要把我也拉到糞坑裏去，真是可惡，我又恨恨地想。

“S君，S君！”我聽見有人叫我，愕然四顧，看見K君張大眼睛說，

“你說有事，怎麼跑到這裏來了呢？”說了又冷笑一聲說，“現在菜弄好了，只等你一個人了，馬上回去罷！”

狡獪的K君，大概是我出門後，便來尾追我的，看見我搭第一輛電車，他便搭第二輛電車，這樣子跟我，像一個憲兵追一個逃兵一般，像一隻老虎跟一隻負傷的狐狸一般，他的叫喊彷彿是一種咆哮，他的冷笑彷彿是一響冷鎗，我恨極了他，我斥他說，

“你不要管我！我不回去，我不回去！你自己墮落，你要拉我墮落嗎？”

“墮落？玩女人便是墮落嗎？現在的名人有那個不玩女人的？回不回去由你，我好意來請你回去

吃菜，你倒給我一頓臭罵，朋友之間是應該這樣的嗎？”他恨恨地走了。

他走了，我心裏倒有些後悔，後悔不應該那樣斥他。是的，玩女人也不見得便是墮落，現在鼎鼎大名的卜傅子先生，在少年時代，聽說也會風流到不可開交。回去不回去權自在我，但回去似乎不大好意思，不回去似乎又是懦怯的行爲。

我正這樣在思量，E君把我背上一拍，駭得我一跳說，

“S君，回去罷，大家都在等你，尤其是秀芳說你答應了她不久便回，不知道爲什麼現在還不見面呢！”

此時D君也來了，他把我一拉說。

“回去，S君，才見得是個好漢！秀芳你不要，我要，你不要怕她罷！”

“怕她？誰怕她來？”我有些惱了。

* * * *

我和E君D君一路回俱樂部，一到二層樓的

樓梯口，秀芳便來迎我們說，

“好了，你們都回來得及時，菜剛剛擺好呢！”

她替我脫帽寬衣，像我的妻子般來伏侍我。她對於剛才的事，一句也不提，彷彿是不曾有過那麼的一回事的一般。

到了三層樓上，果然廳中央已經擺好一張大圓桌，杯箸各事都已齊備，大菜也擺好了二三碗，他們正在吸煙的吸煙，談天的談天。只等我們回來便就席了。

酒有布蘭地，葡萄，菜有魚翅燕窩及其他南洋特產，秀芳侑酒，大家先連飲三杯，然後吃菜猜拳。我和 A 君 E 君對猜，都輸了，連喝了數杯布蘭地，秀芳也替我喝了一杯。R 君 N 君又和我對喝了一杯葡萄酒。H 君又舉杯說，

“S 君，我和你及秀芳同時各飲一杯，祝你和她的健康！”

秀芳微笑對我，舉杯徵求我的同意；我婉辭拒絕她說，

“我今晚有事，要早些回去。不能再喝了！”

“不緊要的，再喝一杯，接受 H 先生的好意罷！”

“我真的要醉了，不能再喝了！”

“不緊要的，” H 君又來勸說，“人生對酒當盡歡，何況有如花美貌的女子在側？你今晚不醉，真是辜負這場歡宴了！”

“醉又何防？”她提起酒杯到我唇邊，‘這裏床舖方便。你請喝此杯，你不喝此杯，便是瞧 H 先生和我不起了！’

我給她勸不過，只得喝了。後來他們還是來勸我喝，我喝得有醉意了，也就覺得喝酒和喝水一般了，直到喝到席終爛醉。

我在席間曾用鄉下土音對他們說，

“打牌喝酒，我都陪得你們，但是今晚在此過夜的事，我却敬謝不敏。”

“沒有問題！” D 君應聲說，“這個由秀芳選擇好了。她中意誰，她便留誰，誰也不好躲避。她所不

中意的人她便不留，便自要重，滾開！”

“是的，是的，看誰有此艷福！”他們都說。

“我想秀芳纔是中意 S 君，因為 S 君最年輕，最漂亮，”一個說。

“我是個鬍子。她總不會中意我的了，”又一個說。

“我是個煙鬼，她也一定不會留我罷！”又一個說。

他們都自抑自貶，來把我的驕傲心撩起，琵琶仔的聲價抬高。我到頗有些密認我是爲秀芳所愛，我是秀芳今晚最適宜的伴侶了。但是“秀芳是娼妓，大概有病”這個畏怖之念是還存於我的心中。

* * * *

席終，大約十二點鐘的時候，大家吃生菓的吃生菓，喝茶的喝茶，吹大煙的吹大煙，還是鬧個不亦樂乎。我坐在沙法上吸呂宋煙，斜眼看看秀芳，秀芳喝了酒，兩頰更是紅得像盛開的桃花一般。她從架上取下琵琶，拿得曲本，把曲本擲給我說，

“S先生，你愛聽什麼曲，你點我唱。”

“我不知道什麼曲好，我不會點，你請別個點罷！”

“你就胡亂點一點也可以，”秀芳再求我說。

“我不知道，點什麼呢”我再推辭，來表示我拒絕她的意思。

她沒有辦法，只得自彈自唱起來，在這個當兒，我回想起我C市讀書在東山居住時候來了。

那是暑假的時候，我和十多個同學在東山賃一座洋樓居住。東山是C市中上等的人家居住的地方，漂亮的姨太太及小姐，都多得像春天的花園的繁花一般。我和十多個無憂無慮吃爺飯穿爺衣的同學，住在那裏，也無非爲便於做密司運動起見。大家都西裝四五套，皮鞋三四雙，打扮得像花花公子。最妙是由一個朋友的愛人介紹四五個S女校的女生給我們，第二天其中的一個女生叫做麗娟——身材大小和秀芳差不多，她的美也和秀芳不相上下——便來找我。談話之下，極爲相得，我

們從此便親密起來。那時我的父親光景還好。每月四十塊錢接濟我，我的經濟狀況算很良好。因此我和她看影戲，吃大菜，都屬不成問題。恰好她住的地方也是東山，和我們的相隔很近。到了暑期已滿，各校已經上課，她也差不多天天下午上學回來，必先到我那裏談談，然後回去。有時或把下午第六時的功課犧牲，老早跑到我那裏來。最後我們的事給她的母親知道了。她的母親便也很大方的請我到她家裏去坐坐。一見之下，她的母親便也中意了我。第二次請我去坐，她的母親便對我說，

“娟妹和先生交情既然這麼親密，她有意和先生結為終身伴侶，但不知先生不嫌棄她麼？”

我給她這樣一說，當時真覺很難應付，我只得據實回她說，

“令愛麗娟，人品性格，都臻絕頂，我實非常敬愛，極願和她結為終身伴侶，但是家有拙妻，雖係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回的，然並沒有什麼不法，不便捨棄。所以我和令愛，還是維持朋友的愛

爲妙。”

“哦，”她的母親應着說，“原來如此！先生爲人也算很誠實的了，你肯把已有妻室的話對我說。但是娟妹很愛你。你想想看有什麼辦法，勿使她失望沒有？”

“好的，我想想看！”我這樣回答了^①她。我知道離婚是不可能的，雖然麗娟自己也曾諷諭過我，因爲我一寫信回去說要離婚，家裏便要斷絕我的經濟的來源，我便不能繼續讀書。後來我的父親聽得了我和麗娟往來甚密，他又把我大訓誡了一番，從此我便更不敢見她的面了；在街上跑，時或遠遠瞧見她迎面而來，也只有繞道躲避她了。因爲經濟自己不能獨立，便不能和自己心愛的女子結婚，——固然我的妻子和我感情也不惡，然而不是自己所選擇^②總覺有所不滿，——這於我是一個很大的遺憾。現在呢，我自己教書掙得一點的錢，我要自己自由地使用，浪漫地使用，稍爲把這個遺憾彌縫彌縫，秀芳或許就是我的對象罷？

“S先生，”秀芳放下琵琶叫我說：“你爲什麼只是坐着不動呢？”

“沒有什麼。我在想一件事。”

“什麼事？”她坐在我坐的沙發邊上俯首來問我。

“你爲什麼只是來纏我？”

“我愛你！”她低聲說。

“噯！”我把她的臉捻了一下，她連忙把頭移開。

* * * *

大家都穿衣要走了。我便也起身穿衣，打算和他們一齊走。但是E君却叫我說，

“S君，你不能走！”

“爲什麼？”

“秀芳中意了你！你忍辜負她的好意嗎？”

“哈哈！辜負？她中意你啲！你不要辜負她！”我冷笑說。

“S君不能走！S君不能走！秀芳留了他！”許多

人的聲音。

“大家都不要走！”秀芳很有威力般發命令說，同時站着在樓梯口，兩手攔着。

“好，大家都不走！”王君首先和議。

於是秀芳再叫女用人買生藥，招呼大家。大家重復坐下或躺下。

我疲倦地躺在厩床上，秀芳坐在我身旁，握着我的手，來和我談話。

“你回國做什麼呢？”

“我不是回國的，我是在此地做生意的，”我有意騙她。

“你不要哄我；我知道你是讀書人，一看便知道的。”

“不，不是讀書人。我是生意佬！”

“是讀書人，”她再肯定地說，“是讀書人，談話舉動，才有這樣文雅。”

她這樣子來引纏我，而他們却一個一個的以下樓小便或大便為名跑光了。我偶然覺着冷靜，起

身一看，才知道這個秘密，我還是起身要回去，但是她却溫語問我說，

“爲什麼呢？因爲我招呼不周嗎？因爲我開罪於你嗎？因爲我手太粗嗎？”

“都不是的！因爲我醉了；但是酒席錢我是可以先付給你的。”

“錢是不成問題。至於醉了的話，那不妨，我有醒酒湯！”

於是她馬上按鈴叫女用人拿得不知是不是蛇血之類的東西來，她親自用水去調牠，把我的頭扶起，叫我一口喝下去，又叫我靜靜躺一會。果然躺了一會，精神便馬上恢復，人便馬上清爽。

“現在好了嗎？”她微笑問我。

“好了，你現在讓我回去罷！這個我現在給你，”我把五十多塊的酒菜錢給她。

“不，”她搖頭說，“我不要！你在此留宿一晚罷，也不枉我好意愛你一場！”

此刻她的媽媽從二樓上來了，她又留我說，

“S先生，在此留一晚罷！你不中意我的女兒，各床睡也可以的。現在夜深了！”

我把酒菜錢遞給她，她却收了。

我給她們這麼纏住，只得和秀芳相約說，

“那麼，你睡在煙床上，我睡在睡床上，我們兩不侵犯罷！”

“好的！好的！”她滿口應承，脫却外衣外褲就寢了，

我寬了衣，脫了鞋襪，一倒在睡床上，便馬上睡去，因為我實在太疲倦了。

* * * *

但是我睡了還沒好久，便覺有人上上下下來摸我，舉眼一看。原來秀芳爬過來睡倒在我的右邊了。

“你為什麼要來攪醒我呢？”我有些抱怨地問。如果她不來攪擾我，也許我可以就那樣睡到天亮了。

“我要和你談天，”她靜悄悄地答。

“談什麼天，談了一晚還不够嗎？”

這個時候，她的母親又來了。

“S先生，如果不嫌我女骯髒，就共睡一晚又何妨？我女接客不多，而且非上等客人不招呼，身體尚還能保清潔，你不要害怕罷！”

我還尚在遲疑，她又繼續說道，

“要是共寢，在此廳裏不便，裏邊還有寢室。秀芳。你起身再換寢衣，伏侍S先生罷！S先生，我帶你去寢室裏看一看。”

她帶我到一個小小的寢室裏，室裏陳設雖簡，倒還清潔。銅床一鏡檯一，流架洗一，沙發一，壁上美人圖數張。一入房門，便覺香氣撲鼻。房中央懸着可以上下移動的五彩電燈，像一朵仙花，奇光向上下左右分射，有一種虛幻的捉摸不定的美。

老婦人送我到房裏，微笑對我說，

“這個房子還可以罷？你在床上躺着等一會，秀芳就來的。”

她走了以後，我在床上躺着陶醉了一會。

“S先生!”秀芳放輕腳步，跑到房門口便嬌聲叫我。

“唔!”我應了一聲，心裏却自在顫戰，像大禍將臨的一般。

秀芳進房來了。身披紅花華絲葛的和服，頭髮微帶散亂，足登繡花拖鞋，在虛幻的燈光下看來，有一種不能言說的美。我幾疑置身仙宮，與仙女會相了。她懶洋洋地面朝着我欹在沙發上，側首眯眼，把和服掀開一部，露着雪白的右大腿，問我說，

“現在怎麼樣?我們坐着談天，還是躺着談天呢?”

朋友，老實說。我此刻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我已爲情慾所迷了，我已爲她的嬌態所惑了。如果不是還有些恐怕她有毛病，我已馬上把她擁抱上床了。只因爲還有點害怕，我便要求她說，

“你肯把你的和服完全除掉嗎?”

“可以!可以!她連忙答應;緩緩起身把和服脫去拋在莎法上。

這時呀這時，她一絲不掛，赤條條地，身微傾側地站在我的前面，面帶笑容，像希臘大彫刻家的威娜斯的影像一般。我呆望了一會，然後起身拉下電燈說，

“你跑前一點來，讓我考查你一下！”

“好的！”應了一聲，便跑前來了，

我用震顫的手把電燈向她的陰部照射，她放肆地把兩腿張開，微笑說，

“沒有什麼的！我說沒有病就沒有病，你不相信我嗎？”

接着她又說，

“你不相信。我可再拿醫生的證據給你着。”於是她跑回鏡檯前，從鏡檯的抽屜裏取出醫生的檢查證幾張來給我看。

我看了她的私處，覺得牠和我的妻子的沒有什麼兩樣，已覺恐怖心減少許多。迨至看了醫生的檢查證以後，我的恐怖心更減低至零度，相信她是和我的妻子一樣潔淨的了。其實我的眼不是醫生

的眼，真正醫生的眼又每爲金錢所迷，我那時何嘗想到呢？

* * * *

我和她擁抱着的時候，我低聲問她，

“你貌美年輕，你爲什麼不選擇一個如意郎君，度結婚生活，倒幹起這種勾當來呢？”

“哦，你不知道，我是死了父親，只有一母一弟。如果撇了母弟，去嫁人，我是良心上過不去。要是嫁人的話，我的母親雖或可跟我來。但是我的弟弟還要讀書，怎麼辦呢？”

“你今晚爲什麼一見了我便向我進攻呢？”

“那是你的朋友們和我商量過的預定的計畫。而且，老實說，你年輕，貌子漂亮，我也頂愛你呢！”

我們還談了許多其他的話。她告訴我，她在數年後，她的弟弟中學畢了業能够自謀生活的時候，她便要去從良。她告訴我，她不中意老嫖客，她最中意的就是和我一樣的斯斯文文的新嫖客。她又告訴我，我這次嫖了她以後，便不可再去嫖別的女

子，因為妓女接客，今天沒有病，明天便得病，都是可能的事。

* * * *

次日早上，我的下部經過她數次的藥水的洗濯。我自己又洗了一回澡。然後穿好衣裳，辭別她，把二十塊叻紙捆好遞給她說，

“這是酬勞你的昨晚的辛苦的！”

她看也不看，便把紙幣塞到衣袋裏去。

“得空的時候，通請過來坐坐，我們現在已經相熟了，要不容氣才好！”

她和她的母親，都下樓來送我到門口，表面上總是很殷勤的。

* * * *

離那天晚上大約三星期的一天，我和丘君已經回到 C 市了，我發見我的下部生了一個黃豆大的東西，有點辣痛，我以為是舊瘡復發——我從前是患過瘡疾，下部也生過瘡的，不以介意，只把六〇六藥膏塗抹塗抹。塗了二三天，口便乾去，但一

走路，和褲子一摩擦，口又爛起來。到了由 C 市，經 H 港，來了這裏，再經幾天以後，口愈見張大了，六〇六藥膏不濟事，我知道牠並不是不緊要的皮膚病了。

現在經過 C 醫生的診斷，知道是梅毒無疑了。他告訴我要打九一四針，打够四 CC 的九一四針，方可希望能把全身的毒消除淨盡。每星期只能注射一針，不能迫促，因為這種針是很厲害的。預計我要在此逗留一個半月，病毒方能除盡。但是 C 校考期已迫，丘君已經辭我而赴 N 城，我現在不能去報名投考，只有眼見牠過去的了。再等一個多月，C 校却已上課多日，我才去要求准許報名補考，C 校雖優待華僑，然而牠取錄學生，聽說是很嚴格的，縱然牠准許我補考。恐怕也未必能够取錄的了。

如此說來，C 校是再也沒有希望的了。我應該怎麼辦呢？

啊，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回家罷，恐怕家裏的

老婆也要瞧你不起。再回 F 埠罷，又有何面目再見一般同事？一夜的歡娛，竟成無窮的痛苦；最可恨是那些朋友，設計陷我，琵琶仔一味騙我，使我鑄成大錯，我將來南遊，定要把他們殺個乾淨。朋友，等着看罷！

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脫稿

一九二九年二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四月發行

1—2000冊

本書實售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